

歷史與空間

光祿第的楊桃熟了

光祿第是「中國葡萄酒第一人」張弼士的故居。我最不能忘懷的，圍屋裡的二棵外國楊桃樹，一棵是甜的，一棵是酸的。

秋陽一片飄灑下來，天空如秋水般澄靜。我感覺自己的思緒浮在秋光中散逸，夢幻而真實。光祿第在秋光中顯得規模宏大、雄渾壯觀，瀟灑出一絲宮廷的氣息。廣東大埔縣西河鎮車龍村，不過是汀江邊的一個小村落，但因為清末民初張弼士的出現，這個客家小村變得熠熠生輝、名垂史冊。沒有人能記得住張弼士是中國拖拉機廠、玻璃廠、製磚廠、織布廠的創始人，但人們記住了他曾是「中國華人首富」，近代在山東煙台創辦「張裕葡萄酒公司」的「紅頂商人」，被寫進了中國歷史課本。

這座光祿第是張弼士被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封為「光祿大夫」後興建的宅第。光祿大夫是清代最高官銜，正一品。光祿第是典型的客家圍龍屋，興建於1905年（清光緒31年），歷時七年竣工。它採用「三堂四橫一圍」佈局，土木石水泥結構，共有18個廳堂、13個天井、99間房子，左右設有花園、書齋，樓後築有七級防洪牆，右側建有泊船碼頭，漳溪河從樓旁蜿蜒流過，流進汀江、韓江……整座建築是中西合璧、富麗堂皇的官府院第。

走進光祿第，明顯感到它的古色古香、恢弘大氣。外大門上的「陸遠流長」、正大門的「光祿第」幾個塑字，都是清末重臣李鴻章所題，顯示出張弼士與洋務派李鴻章的密切關係。厚重的石門，清麗的古畫，高懸的宮燈，灰黑的屋瓦，古雅的瓦當，寬敞的天井，清冽的石柱，斑駁的漆色，鏤金的屏風，構築起光祿第的軒昂大廈，成為張弼士衣錦還鄉的精神家園。精美的繪雕，精巧的工藝，宏偉的建築，讓它成為國家級文保單位。樑棟上，繪畫中，有不少彩雕麒麟，我不知道張弼士的生命裡，麒麟於他是否有隱秘的含義？

大廳的牆壁上，陳列着一張張珍貴的圖片資料。隨着導遊張利華的講述，張弼士的傳奇故事在我的腦海匯集，幻化出客家子弟走向南洋、創業致富、實業報國、落葉歸根的腳步……

據說，張弼士13歲到姑父家放牛。一次，他在山上癡癡地看《三國演義》，邊看邊笑，把放牛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牛溜到稻田邊，偷吃起別人的禾苗……田主罵罵咧咧，牽牛來到姑父家又哭又鬧。姑父氣得嘴唇發抖，罵他：「死佬佬！不，你連一個死人都比不上，死人

還能守住四塊棺材板，你連一頭牛都看不住……」張弼士羞得臉紅耳赤，流着淚，說：「好吧，我不如死人。可將來我發了財，看你……」姑父一聽，冷笑道：「哼，發財？你會發財，我的燈籠倒掛掛！」張弼士自編山歌唱：「滿山竹子青蝦蝦，莫笑窮人戴笠麻，慢得幾年天地轉，洋布傘子有得擊；滿山竹子筆筆直，莫笑窮人無飯食……」

1858年，家鄉發生災荒，17歲的張弼士飄洋過海來到印尼吧城，睡過街頭的屠桌板，受過無數的冷眼、嘲笑與奚落。他當過米店、紙行傭工，開過酒行、藥行，辦過墾殖、航運、礦業公司，不到十年，成為億萬富翁。當時，清朝一年國庫收入才七千萬兩白銀，而張弼士資財達八千萬兩，可謂富可敵國，而江南首富、紅頂商人胡雪巖不過是三千萬兩白銀。張弼士生前三次回鄉，首次回鄉來見姑姑，只見姑姑真的將門前的燈籠倒掛，姑父臉上訕訕的。張弼士感到很內疚，含淚對姑父說：「過去的事就算了，我還要感謝姑父呢，若不是姑父一番打落，或許沒我的今天呢？再說，村裡人都姓饒，你把「饒」字燈籠倒掛，不是得罪全村人嗎？」姑父一聽，心裡又感激又慚愧，連忙將倒掛的燈籠反轉回來。

黃河百萬賑災，興辦粵漢鐵路，創辦中華學校，他受到慈禧太后、光緒帝的多次接見，賜封光祿大夫，授官新加坡總領事、馬來西亞檳城首任領事等。而他最為人稱道的是：以超凡的膽識，響應國家「實業興邦」倡議，回到山東煙台創辦「張裕葡萄酒公司」，以實現「生為中華民族，當效力於中華民眾」的夙願。1892年，他已經51歲，頭髮斑白，面容清癯。此前，張弼士參加酒宴，法國領事無意中透露一個商機：用煙台葡萄酒釀造美酒，味道香醇，可與法國白蘭地相媲美……張弼士聽後大為驚訝，將此事牢記心中。

那年，他應辦鐵路大臣盛宣懷邀請，到煙台商討興辦鐵路事宜，藉機對煙台全面考察，最終決定投資300萬銀元建廠，請光緒帝老師翁同龢題寫「張裕葡萄酒公司」。經過中外釀酒師的多年摸索，終於釀製出色澤金黃透明、酒質甘醇幽香的葡萄酒，風行全國，遠銷海外。1912年孫中山參觀張裕葡萄酒公司，題詞「品重禮廉」；袁世凱任命他為參政院參政，康有為下榻張裕酒廠亦寫詩相贈。

那是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商品博覽會在舊金山舉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張弼士身



張弼士故居光祿第正大門。 網上圖片

上。張裕葡萄酒公司送展的系列葡萄酒，一舉榮獲4枚金質獎章，這是中國商品首次在國際上獲得殊榮，消息傳開，唐人街沸騰了，中國轟動了！原來，中國人也可以創造出馳名世界的品牌！葡萄酒只屬於西洋的歷史被永遠改寫，「張裕」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一面旗幟。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白宮接見張弼士，《紐約時報》稱他為「中國洛克菲勒」。張弼士回到北京，黎元洪總統在東交民巷的一家酒樓，為他接風洗塵。曾經，張弼士為了抗議德國輪船不准華人購買官船票的規定，而自己創辦「裕昌遠洋航運公司」，迫使德輪取消了歧視華人的規定……這次，與其說是中國商品評獎的勝利，不如說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狂歡。

徜徉光祿第，我的目光落在正廳上方鑲嵌的「五知堂」時，我似乎尋覓到了張弼士成功的秘密。五知堂是紀念其父親張蘭軒的堂號。私塾先生張蘭軒，一次在山間小路拾到一包銀子。他坐着銀子守到日落，才見失主慌張趕來。失主給他酬金，說酬金無人知曉。張蘭軒婉辭道：「拿你酬金，天知、地知、神知、鬼知、我知，何謂無人知？」說完，踏着暮色，哼起小曲，頭也不回地走了……父親五知堂的故事，如一根良心的木鐸，震響於張弼士的心靈。據說，張弼士到印尼一個紙行當夥計時，紙行老闆在各個抽屜裡放着一疊錢，暗中窺探張弼士的反應。不料，張弼士看見了，卻勸老闆將錢放好，不要丟了。老闆欣慰地笑了，將店裡財務交他管理，後來又將獨生女兒許配給他，張弼士獲得了創業的第一桶金……

可是，1916年中秋節，張弼士病逝於印尼雅加達。八口樞樞途經新加坡、香港等地，英國、荷蘭政府下半旗致哀，樞樞由汕頭溯韓江而上時，兩岸群眾設儀儀仗。葉落歸根，他從光祿第的碼頭出發，又回到了故鄉……

我還在咀嚼江澤民在張裕百年慶典題詞「滄浪欲有詩味，醞釀才能芬芳」時，不覺已走到光祿第後園花園。園後植着百年荔枝林，蚶枝蓊鬱；園前植着百年楊桃林，亭亭如蓋。導遊說：楊桃有二棵是馬來西亞引種的，一棵甜的，一棵酸的。我心倏動，抬眼望，楊桃熟了。

字裡行間

黃仲鳴

秋夜文思

記得那年的一個秋夜，一班文青在公園草地上，圍着一名兩鬢雪白的文士，在談文說藝。我說：

「魯迅的《秋夜》，我百看不厭。另外，他的《孔乙己》，也喜歡極了。我們如何才能達到他這境界？」

真的是志向可嘉！文士笑道：「很簡單呀，你們就把魯迅當假想敵。看看這星空，看看身歷的秋夜，寫吧，心中有個魯迅，奮發前進吧！」

文士的答覆真有趣，但影響我很大。少年學寫作，一下子怎能以魯迅作假想敵？首先應從同儕做起，誰比自己優勝的就把他作為「目標」，一定要超過他！慚愧的是，學習時期，始終不敢拿那些大師級作家作為假想敵。因為如魚飲水，自己是什麼資質，什麼材料，倒有自知之明。

日前的一個秋夜，在翻閱一本書，一揭頁，幾十年來的夢想，登時醒了，那頁寫道：

「成功的寫作需要強烈的競爭感，不是跟別人，而是跟自己：你必須堅韌地做到最好的自己。」

「競爭感」，就是與別個作者爭勝；也即是心中有個「假想敵」，這是對的。但，這非跟別個「假想敵」

競爭，而是「跟自己」。這寫得太絕了，也言之有理。

說這話的人是安妮·赫爾（Anne Hull）。這部書叫《深度報導寫作》（康文炳著，台北：允晨文化，2018年）。這是一位資深媒體人的經驗之談，說的不是魯迅，也非談文學寫作，但——

「『寫作』指涉的範圍很大，從學術論文、報告、新聞、郵件、臉書……，到散文、劇本、小說、詩歌無所不包；雖然，同為寫作，但每個領域都有各自不同的寫作規範和參考架構，以及所謂的黃金準則。作為本書要探討的媒體傳播內容書寫，『報導寫作』也自成一格。」

這番話是不錯的。因為無論什麼類型的「作」，全都以文字作為基礎；文字好，就能制勝。這書除了以媒體傳播為主外，對所謂「寫作力」十分關注。所謂「寫作力」，作者的論述包括多方面，但強調「寫作語法」、「寫作要素」、「修辭」與「改寫」的思考。我在授寫作課時，針對現時中文水平的低落，常「曉以大義」：可在結構方面推陳出新，以達吸睛的效果。

這書有「人物特寫」專章，論述得當。在新聞學上，人和事是必然說及的兩種模式；而在文學方面，人和事也是必然說及的，一篇好的新聞「人物特寫」，也是一篇好的文學「人物特寫」。康文炳十分注重文字的運用，如談用成語：

「文字失去生命力，正因為它已經淪為老生常談。套用成語，就如同走在每天上下班的路途，總是看不到新的風景。」

新聞稿件要戒，文學稿件要戒。魯迅的《秋夜》，「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這「陌生化」的措辭，就是文字的生命力。

這書淺顯明白，值得一看。秋夜展書讀，別有一番涼浸浸的體會。



這書淺顯明白，值得一看。 作者提供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田雞過河——各有各撐



2018年5月，社會上掀起了一場「母語與方言」之爭——「粵語」是否香港人的「母語」？當其時，某立法會議員於立法會上質詢特首在該課題上的立場，且高呼：

月是故鄉明，粵語好鬼勁 就其言論，筆者在《大公報》有以下的回應： 咁你話我知，粵語有幾勁？ 老實說，人們在對粵語自我感覺良好的同時是有必要向世人展示其真正勁度的，不然一切盡是空話。近年，不少所謂「粵語專家」一味鼓吹粵語是何等高雅，且認定這就是粵語「美與勁」之所在；筆者認為「重點」並不在此，倒認為粵語所蘊涵的意義才是「勁」的理據。

中國文化中，一個詞、一句話很多時可表達一至兩個意義。今期筆者所舉的一個與生物活動相關的粵語歌後語卻能表達五個意義之多，足以說明「粵語」勁度相當乃非虛言。

「田雞」，青蛙的較籠統說法，一般出沒於田間或有水源的地方。廣東人叫田雞游泳時的「蹬腿/伸腿」動作做「撐」，此字口語讀「jaang3」。由於「蹬」的動作涉及足部，有人便以從「足」字部的近形字「躡」代之。雖然我們大多沒見過田雞過河的情境，但是應想像到每隻田雞都是只管自己游，不會理會其同伴的。就此情況，廣東人創作了以下一個歌後語：

田雞過河——各有各撐/田雞過河——各有各撐 表面的意思是眾田雞過河時各自蹬自己的腿，但原來此話可有多個比喻：其一、曲終人散；其二、人各有志；其三、各不相顧/各走各的路（廣東話叫「各走各路」）/分道揚鑣；其四、自顧不暇；其五、大難臨頭各自飛。

「二弦」，是一種流行於潮州的弓弦樂器，奏法與「二胡」基本相同；在調試時，會發出「gee gee gu gee gee」的聲音，與粵語中「自己顧自己」的發音相近，有人就創作了與「田雞過河——各有各撐」相類的一個歌後語：

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 此歌後語還有其他版本： 姐兒倆出閣——各顧各/黃牛過河——各顧各 兩姐妹同時出嫁，大家會有很多事兒要準備；黃牛不諳水性，情況相當於自身難保。

在這五個多月的「社運」中，不少年輕人參與其中；他們互稱「兄弟」，「不割席」是共同理念。然而，在過去一周的「佔據理大」事件中，不少「兄弟」選擇用自己的方式「離開」，情況儼如「田雞過河，各有各撐」。對「決定離開」的人，部分「堅持留守」的人予以體諒，部分則心裡滿不是味兒。從筆者的歷練所見，「各有各撐」的形成，好聽點，叫「人之常情」；難聽點，叫「私心盡顯」——各人只會為自身「利益」或「前途」打算。中國人有句老話：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莫說大家可能是受當前澎湃氣氛刺激下所撮合成的「兄弟」，就算是關係親密的夫妻，大難當前，也會各自做出被一般認為是背信棄義的行為；若然雙方預計到在「各自逃生」的情況下各人的存活率較大，此話的可取性則作別論。

詩語背後

江鄰

柳州二題

桂林與柳州並稱「桂柳」。桂柳地區在廣西的歷史、文化和經濟版圖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桂林山水甲天下，人們耳熟能詳。對柳州，就陌生了。

然而，柳州卻是有大來頭。這裡曾是人類活動最早的地區之一，生活於舊石器時代的「柳江人」，是東亞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晚期智人。柳州的建城史，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1年。是年，漢武帝平南越，在此設立潭中縣。柳州的現代工業發軔於中華民國桂系統治時期，新中國成立後因沿海工業內遷而迅速壯大。2009年，柳州成為繼北京、上海後第三個汽車年產量超過100萬輛的城市，也是人均生產汽車最多的城市。

我曾兩度到訪柳州：2013年春節與家人朋友自駕旅遊，2014年4月隨「共和國之旅——桂港青年共築中國夢」專列團開展交流活動。兩次停留的時間都不長，對柳州的浮光掠影，卻印象十分深刻。其中，柳州的山水風貌和柳宗元的故事，多年後仍時時浮現腦際。

柳州作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山水之城，奇山異水，隨處可見。溫家寶總理曾經為其題詞：山青水秀地乾淨。整個城市地形地貌呈「三江四合，抱城如壺」之勢，故稱「壺城」。柳江水系碧波如帶，飄逸在綠蔭城閣之間。城南有馬鞍山，雨後登臨，雲蒸霞蔚，勝景盡攬——

登頂馬鞍山柳州 沿河翠影上華樓 滿城春色爭誰艷 雨後江天一壺收

馬鞍山不遠處，便是著名的龍潭公園。絕壁上湧出的泉水匯成龍潭、雷潭，兩潭有地下河相通。清澈的潭水蜿蜒如游龍般穿園而過，流經鏡湖，終至蓮花山下注入溶洞，了無蹤影。潭水常年恆溫18-22℃，每逢隆冬季節，水汽蒸騰繚繞，故有「雙潭煙

雨」、「龍雷勝境」之稱。

正是在這裡，我想到了柳宗元。哪個柳宗元？對，就是那個《獨釣寒江雪》的柳宗元，《小石潭記》的柳宗元，《捕蛇者說》的柳宗元，《黔之驢》的柳宗元。他晚年擔任柳州刺史，曾在此地為民禱雨，著有《雷塘禱雨文》（龍潭古稱雷塘）傳世。如今，古韻猶存的禱雨文碑亭、祭台、雷塘廟掩映在綠樹叢中，引人遐想。

柳州山水之勝，由此可見一斑。然山水情狀，終究因人而異。如此旖旎風光，在離人眼裡，卻是另一番模樣。柳宗元有一首題為《看山》的絕句，這樣寫道：

海畔尖山似劍芒 秋來處處割愁腸 若為化得身千億 散向峰頭望故鄉

這首七絕，堪稱思鄉詞之絕唱：水畔群山聳立恰似利劍鋒芒，瑟瑟秋風中割不斷縷縷愁腸，真希望化作億萬具肉身，站上每個山頭眺望遙遠的故鄉。名曰「看山」，詩人卻無心賞景，而是透過奇異的想像，獨特的構思，把埋藏心底的抑鬱之情，不可遏止地傾吐出來，讓人倍覺淒涼。

身為一州之牧，緣何如此落寞？這還得從柳宗元的人生經歷說起。柳宗元出身官宦之家，21歲即中進士，名動長安。不料，32歲時捲入朝廷黨爭，失敗後被貶永州，42歲再貶柳州。北人南居，毀壞了柳宗元的身體，到了柳州之後又不服水土，先是罹患一種奇瘡，險些送了性命，後又復得傷寒，治癒後身體更是衰弱。加之屢遭貶謫，壯志難酬，故鄉遠在天涯，同道者無緣再聚，精神苦悶不已。於是，曠古絕倫的一代文宗，感情世界豐富而脆弱，見山山愁，見水水悲。不過，柳宗元終究不是一個甘

於苟且因循的人。儘管身心交瘁，他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民眾做了許多好事，留下眾口交讚的政績。其中表表者，有解放奴婢、鼓勵經商、復興文化、打井取水等。他作過一首《種柳戲題》，從中可以讀出詩人興利除弊、遺惠後人的拳拳之心：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 談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 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這便是柳宗元的過人之處，他把自己的文學理想和人生抱負，跟柳州百姓的福祉聯繫在一起，融入國計民生的大格局。與之相比，號稱「五柳先生」的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過是自娛自樂，在境界上自然稍遜一籌。有道是：

千古柳江遇柳公 一潭煙柳伴蒼松 此間三柳相逢處 不問南山五柳風

在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中，屢次提及柳州之野盛產佳木，可以打造上好棺材，故有「吃在廣州，穿在蘇州，住在杭州，死在柳州」的說法。柳宗元死於柳州刺史任上，47歲便英年早逝。鄉親父老為表敬重，特意訂購了一口柳州楠木棺材，殮裝遺體千里迢迢運回老家山西安葬。路上經過好幾個月時間，可運抵時打開棺材重新殮裝下葬，卻發現柳公的遺體依然完好無損，面容栩栩如生……

柳州百姓沒有忘記這位才華橫溢卻屢遭貶謫的天才，更未忘記他在困頓之中仍為柳州人民興利除弊、遺惠一方的德政。柳宗元遺體運回了老家，柳州百姓便在城東南的羅池畔修建了衣冠塚，並建起一座羅池廟。北宋時，柳宗元被追封文惠侯，羅池廟改稱柳侯祠，四時香火不絕。